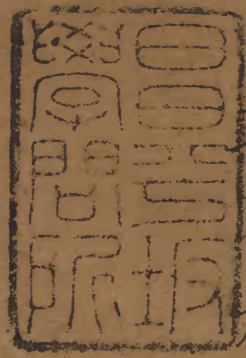


通鑑紀事本末

三十三



魏分東西  
高氏晨東魏  
宇文暮西魏  
北齊  
後周

|      |      |    |     |    |    |
|------|------|----|-----|----|----|
| 漢書門類 | 二二〇一 | 函號 | 三九一 | 架冊 | 六四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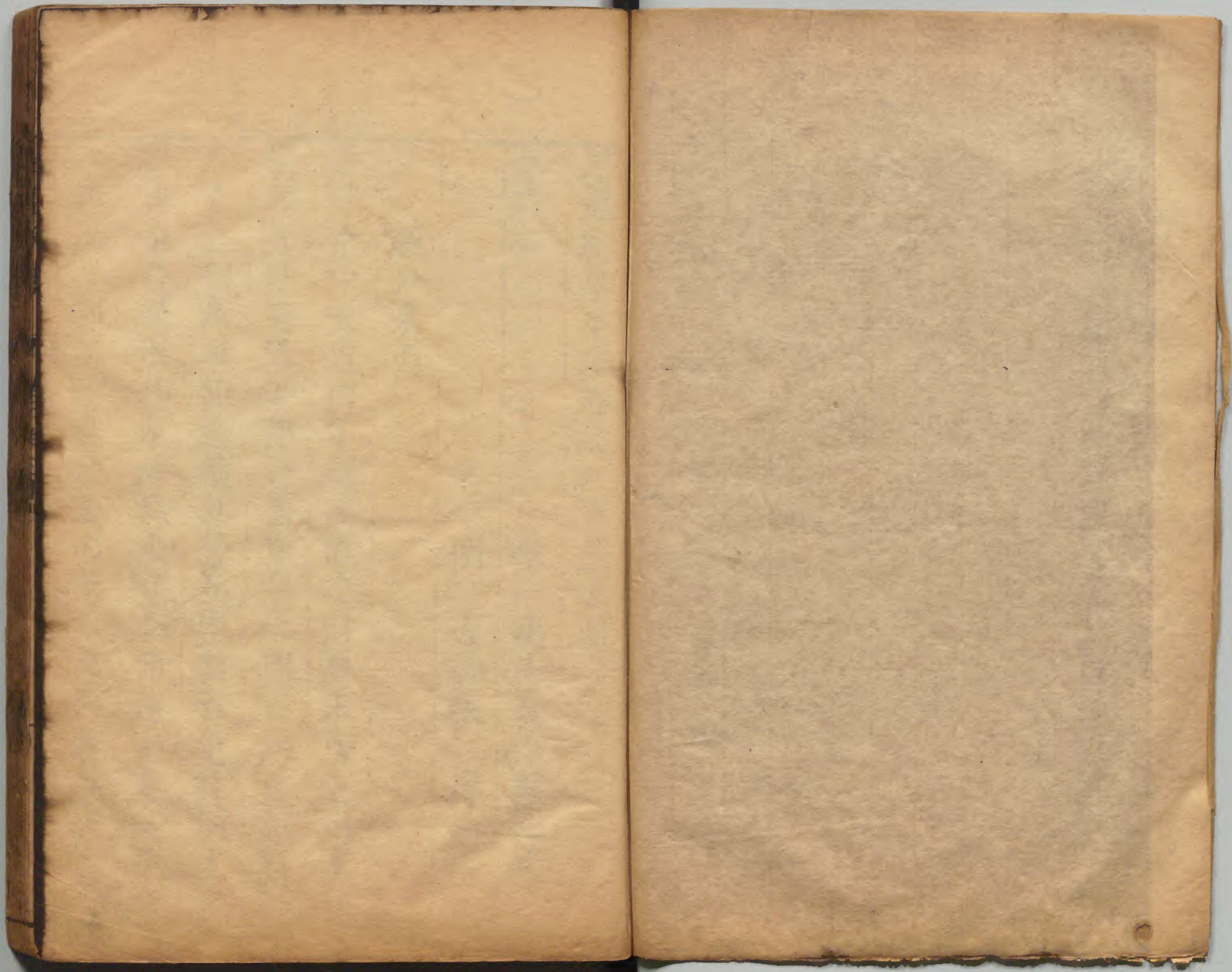
|      |     |      |    |    |    |    |
|------|-----|------|----|----|----|----|
| 內閣文庫 | 漢書類 | 二二〇一 | 函號 | 六四 | 架冊 | 三五 |
|------|-----|------|----|----|----|----|

|      |    |     |        |
|------|----|-----|--------|
| 內閣文庫 | 番號 | 漢   | 2201   |
|      | 冊數 | 64  | ( 33 ) |
|      | 函號 | 285 | 46     |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等が開きが不鮮明な場所あり











汝曾犬馬之不如。遂斬之。

五年春正月魏侍中斛斯椿聞喬寧張子期之死內不自安與南陽王寶炬武衛將軍元毗王思政密勸魏主圖丞相歡毗遵之玄孫也舍人元士弼又言歡受詔不敬帝由是不悅椿勸帝置閣內都督部曲又增武直人數自直閣已下員別數百皆選四方驍勇者克之帝數出遊幸椿自部勒別爲行陳由是朝政軍謀帝專與椿決之帝以關中大行臺賀拔岳擁重兵密與相結又出侍中賀拔勝爲都督三荆等七州

魏主欲倚賀  
勝兄弟以  
歡

諸軍事荆州刺史欲倚勝兄弟以敵歡歡益不悅侍中司空高乾之在信都也遭父喪不暇終服及孝武帝卽位表請解職行喪詔聽解侍中司空如故乾雖求退不謂遽見許旣去內侍朝政多不關豫居常快怏帝旣貳於歡冀乾爲已用嘗於華林園宴罷獨留乾謂之曰司空奔世忠良今日復建殊効相與雖則君臣義同兄弟宜共立盟約以敦情契殷勤逼之乾對曰臣以身許國何敢有貳時事出倉猝且不謂帝有異圖遂不固辭亦不以啟歡及帝置部曲乾乃私



高乾密啓主  
謀勸歡受禪

謂所親曰主上不親勲賢而招集羣小數遣元士弼  
王思政往來關西與賀拔岳計議又出賀拔勝為荆  
州外示疎忌實欲樹黨令其兄弟相近冀據有西方  
禍難將作必及於我乃密啟歡歡召乾詣并州面論  
時事乾因勸歡受魏禪歡以袖掩其口曰勿妄言今  
今司空復為侍中門下之事一以相委歡屢啟請帝  
不許乾知變難將起密啟歡求為徐州二月辛酉以  
乾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徐州刺史三月  
高乾將之徐州魏主聞其漏泄機事乃詔丞相歡曰

歡封上乾啓  
上賜乾死赦  
曹奔歡

乾邕與朕私有盟約今乃反覆兩端歡聞其與帝盟  
亦惡之即取乾前後數啟論時事者遣使封上帝召  
乾對歡使責之乾曰陛下自立異圖乃謂臣為反覆  
人主加罪其可辭乎遂賜死帝又密敕東徐州刺史  
潘紹業殺其弟敖曹敖曹先聞乾死伏壯士於路執  
紹業得敕書於袍領遂將十餘騎奔晉陽歡抱其首  
哭曰天子枉害司空敖曹兄仲密為光州刺史帝敕  
青州斷其歸路仲密亦間行奔晉陽仲密名慎以字  
行秋七月壬辰魏以廣陵王欣為大司馬趙郡王



馮景言歡奸詐

宇文泰勸賀拔岳圖歡輔魏岳遣泰詣洛陽陳狀魏主割血賜之

謹為太師。庚戌以前司徒賀拔允為太尉。初賀拔岳遣行臺郎馮景詣晉陽。丞相歡聞岳使至，甚喜曰：賀拔公詎憶吾邪？與景歃血，約與岳為兄弟。景還言於岳曰：歡姦詐有餘，不可信也。府司馬宇文泰自請使晉陽以觀歡之為人，歡竒其狀貌，曰：此兒視瞻非常，將留之。泰固求復命，歡既遣而悔之，發驛急追，至關不及而返。泰至長安，謂岳曰：高歡所以未篡者，正憚公兄弟耳。侯莫陳悅之徒，非所忌也。公但潛為之備，圖歡不難。今費七頭控弦之騎，不下一萬。夏州刺史

斛拔彌俄突勝兵三千餘人。靈州刺史曹泥、河西流民紇豆陵伊利等各擁部眾，未有所屬。公若移軍近隴，扼其要害，震之以威，懷之以惠，可收其士馬，以資吾軍。西輯氐羌，北撫沙塞，還軍長安，匡輔魏室，此桓文之功也。岳大悅，復遣泰詣洛陽請事，密陳其狀。魏主喜，加泰武衛將軍，使還報。八月，帝以岳為都督雍華等二十州諸軍事、雍州刺史，又割心前血，遣使者齋以賜之。岳遂引兵西屯平涼，以牧馬為名。斛拔彌俄突紇豆陵伊利及費七頭，萬俟受洛干、鐵勒、斛律

前拔彌俄突皆附岳惟



沙門等皆附於岳。唯曹泥附於歡。秦南秦河渭四州刺史同會平涼。受岳節度。岳以夏州被邊要重。欲求良刺史以鎮之。眾舉宇文泰。岳曰。宇文左丞。吾左右。手何可廢也。沈吟累日。卒表用之。冬十二月。魏丞相歡。患賀拔岳。侯莫陳悅之疆。右丞翟嵩曰。嵩能間之。使其自相屠滅。歡遣之。歡又使長史侯景招撫紇豆陵伊利。伊利不從。

歡擊擒伊利

六年春正月壬辰。魏丞相歡擊伊利用於河西。擒之。遷其部落於河東。魏主讓之曰。伊利不侵不叛。為國純臣。王忽伐之。詎有一介行人先請之乎。魏賀拔岳

將討曹泥。使都督武川趙貴至夏州。與宇文泰謀之。

泰曰。曹泥孤城阻遠。未足為憂。侯莫陳悅貪而無信。宜先圖之。岳不聽。召悅會於高平。與其討泥。悅既得

人奉請岳  
侯莫陳  
不聽遂為  
誘斬

翟嵩之言。乃謀取岳。岳數與悅宴語。長史武川雷紹諫不聽。岳使悅前行至河曲。悅誘岳入營。坐論軍事。悅陽稱腹痛而起。其婿元洪景拔刀斬岳。岳左右皆散走。悅遣人諭之云。我別受旨。止取一人。諸君勿怖。眾以為然。皆不敢動。而悅心猶豫。不即撫納。乃還入



趙貴杜朔周

趙貴杜朔周  
謀迎宇文泰  
總岳軍

趙貴杜朔周  
謀迎宇文泰  
總岳軍

韓褒言悅必  
可擒

隴屯水洛城。岳眾散還平涼。趙貴詣悅請岳尸葬之。悅許之。岳既死，悅軍中皆相賀。行臺郎中薛澄私謂所親曰：悅才略素寡，輒害良將，吾屬今為人虜矣。何賀之有。澄真度之從孫也。岳眾未有所屬，諸將以都督武川寇洛年最長，推使總諸軍。洛素無威略，不能齊眾，乃自請避位。趙貴曰：宇文夏州英略冠世，遠近歸心，賞罰嚴明，士卒用命。若迎而奉之，大事濟矣。諸將或欲南召賀拔勝，或欲東告魏朝，猶豫未決。都督盛樂杜朔周曰：遠水不救近火，今日之事，非宇文夏州無能濟者。趙將軍議是也。朔周請輕騎告哀，且迎之。眾乃使朔周馳至夏州，召泰。泰與將佐賓客共議去留。前太中大夫頽川韓褒曰：此天授也。又何疑乎。侯莫陳悅井中蛙耳，使君往，必擒之。眾以為悅在水洛，去平涼不遠，若已有賀拔公之眾，則圖之實難。願且留以觀變。泰曰：悅既害元帥，自應乘執直據平涼，而退屯水洛。吾知其無能為也。夫難得易失者，時也。若不早赴，眾心將離。夏州首望都督彌姐元進陰謀應悅，泰知之，與帳下都督高平蔡祐謀執之。祐曰：元



彌姐元進陰謀應悅泰使祭祐執斬之

朔周撫逃

進會當反噬。不如殺之。泰曰：汝有大決。乃召元進等入計事。泰曰：隴賊逆亂，當與諸人戮力討之。諸人似有不同者，何也？祐卽被甲持刀直入，瞋目謂諸將曰：朝謀夕異，何以爲人。今日必斷姦人首。舉坐皆叩頭曰：願有所擇。祐乃叱元進斬之，并誅其黨。因與諸將同盟討悅。泰謂祐曰：吾今以爾爲子。爾其以我爲父乎。泰與帳下輕騎馳赴平涼，令杜朔周帥衆先據彈箏峽。時民間惶懼，逃散者多。軍士爭欲掠之。朔周曰：宇文公方伐罪弔民，奈何助賊爲虐乎。撫而遣之。遠近悅附。泰聞而嘉之。朔周本姓赫連，曾祖庫多汗避難改焉。泰命復其舊姓名之曰達。丞相歡使侯景招撫岳衆，泰至安定，遇之。謂曰：賀拔公雖死，宇文泰尚存，卿何爲者。景失色曰：我猶箭耳，唯人所射。遂還。泰至平涼，哭岳甚慟。將士皆悲喜，歡復使侯景與散騎常侍代郡張華原、義寧太守太安王基勞泰。泰不受。欲劫留之曰：留則共享富貴，不然命在今日。華原曰：明公欲脅使者以死亡，此非華原所懼也。泰乃遣之。基還言泰雄傑，請及其未定，擊滅之。歡曰：卿不見賀



魏主使秦統岳兵

李虎說賀拔勝收岳衆不從

拔侯莫陳乎。吾當以計拱手取之。魏主聞岳死，遣武衛將軍元毗慰勞岳軍，召還洛陽，并召侯莫陳悅。毗至平涼，軍中已奉宇文泰為主。悅既附，丞相歡不肯應召。泰因元毗上表稱臣，岳忽罹非命，都督寇洛等令臣權掌軍事，奉詔召岳軍入京。今高歡之衆已至河東，侯莫陳悅猶在水洛，士卒多是西人，顧戀鄉邑。若逼令赴闕，悅躡其後，歡邀其前，恐敗國殄民，所損更甚。乞少賜停緩，徐事誘導。漸就東引，魏主乃以泰爲大都督，卽統岳兵。初，岳以東雍州刺史李虎爲左廂大都督，岳死，虎奔荊州，說賀拔勝使收岳衆。勝不從。虎聞宇文泰代岳統衆，乃自荊州還，赴之。至闕鄉，爲丞相歡別將所獲，送洛陽。魏主方謀取關中，得虎甚喜，拜衛將軍，厚賜之，使就泰。虎歆之玄孫也。泰與悅書，責以賀拔公有大功於朝廷，君名微行薄，賀拔公薦君爲隴右行臺，又高氏專權，君與賀拔公同受密旨，屢結盟約，而君黨附國賊，共危宗廟，口血未乾，七首已發。今吾與君皆受詔還闕，今日進退，唯君是視。君若下隴東邁，吾亦自北道同歸。若首鼠兩端，吾



秦使侯莫陳  
崇襲擒史歸  
王伯和成次  
安

則指日相見。魏主問秦以安秦隴之策。秦表言宜召  
悅授以內官。或處以瓜涼一藩。不然終為後患。原州  
刺史史歸素為賀拔岳所親任。河曲之變反為悅守。  
悅遣其黨王伯和成次安將兵二千助歸鎮原州。秦  
遣都督侯莫陳崇帥輕騎一千襲之。崇乘夜將十騎  
直抵城下。餘眾皆伏於近路。歸見騎少不設備。崇即  
入據城門。高平令隴西李賢及弟遠穆在城中為崇  
內應。於是中外鼓譟。伏兵悉起。遂擒歸及次安伯和  
等歸于平涼。秦表崇行原州事。三月秦引兵擊悅。至

原州眾軍畢集

夏四月魏南秦州刺史隴西李弼

今弼說悅解  
兵謝秦不從  
弼因遣使詣  
秦請為內應

說侯莫陳悅曰。賀拔公無罪而公害之。又不撫納其  
眾。今奉宇文夏州以來。聲言為主報讐。此其執不可  
敵也。宜解兵謝之。不然必及禍。悅不從。宇文泰引兵  
上隴。留兄子導為都督鎮原州。秦軍令嚴肅。秋毫無  
犯。百姓大悅。軍出木狹關。雪深二尺。秦倍道兼行。出  
其不意。悅聞之。退保略陽。留萬人守水洛。秦至水洛  
即降。秦遣輕騎數百趣略陽。悅退保上邦。召李弼與  
之拒秦。弼知悅必敗。陰遣使詣秦。請為內應。悅棄州



高舉城降秦  
出走負拔  
死 穎追之遂縊

劉亮斬悅堂  
原定兒

城固保山險，弼謂所部曰：侯莫陳公欲還秦州，汝輩何不裝束？弼妻悅之，姨也。衆咸信之，爭趣上邽。弼先據城門以安集之。遂舉城降秦。秦卽以弼爲秦州刺史。其夜悅出軍將戰，軍自驚潰。悅性猜忌，旣敗不聽左右近已，與其二弟弁子及謀殺兵者七八人，棄軍逃走。數日之中，槃桓往來，不知所趣。左右勸向靈州，依曹泥，悅從之。自乘驢，令左右皆步從。欲自山中趣靈州，宇文泰使原州都督賀拔穎追之。悅望見追騎，縊死於野。泰入上邽，引薛澄爲記室參軍，收悅府庫財物山積，泰秋毫不取，皆以賞士卒。左右竊一銀鑿以歸，泰知而罪之，卽剖賜將士。悅黨幽州刺史孫定兒據州不下，有衆數萬。泰遣都督中山劉亮襲之。定兒以大軍遠，不爲備。亮先豎一纛於近城高嶺，自將二千騎馳入城。定兒方置酒，衆猝見亮至，駭愕不知所爲。亮麾兵斬定兒，遙指城外纛，命二騎曰：出召大軍。城中皆懾服，莫敢動。先是故氏王楊紹先乘魏亂，逃歸武興，復稱王。涼州刺史李叔仁爲其民所執，氏先吐谷渾所在蜂起，自南岐至瓜鄯，跨州據郡者，不



謹請秦都  
關右挾天子  
以討亂

可勝數字。文泰令李弼鎮原州，夏州刺史拔也惡氐鎮南秦州，渭州刺史可朱渾道元填渭州，衛將軍趙貴行秦州事，徵幽涇東秦岐四州之粟以給軍。楊紹先懼，稱藩送妻子為質。夏州長史于謹言於秦曰：「明公據關中險固之地，將士驍勇，土地膏腴。今天子在洛，迫於羣凶，若陳明公之懇誠，筭時事之利害，請都關右，挾天子以令諸侯，奉王命以討暴亂，此桓文之業，千載一時也。」秦善之。丞相歡聞秦定秦隴，遣使其言厚禮以結之。秦不受，封其書，使都督濟北張軌獻於魏主。斛斯椿問軌曰：「高歡逆謀，行路皆知之，人情所恃，唯在西方。未知宇文何如？」賀拔軌曰：「宇文公文足經國，武能定亂。」椿曰：「誠如君言，真可恃也。」魏主命秦發二千騎鎮東雍州，助為執援，仍命秦稍引軍而東。秦以大都督武川梁禦為雍州刺史，使將步騎五千前行。先是丞相歡遣其都督太安韓軌將兵一萬據蒲坂，以救侯莫陳悅。雍州刺史賈顯度以舟迎之，梁禦見顯度，說使從秦。顯度即出迎，禦入據長安。魏主以秦為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關西大

六  
賈顯



都督略陽縣公承制封拜。秦乃以寇洛爲涇州刺史，李弼爲秦州刺史，前略陽太守張獻爲南岐州刺史，南岐州刺史盧待伯不受代。秦遣輕騎襲而擒之。侍中封隆之言於丞相歡曰：「斛斯椿等今在京師，必構禍亂。隆之與僕射孫騰爭尚魏主妹平涼公主，公主歸隆之，騰泄其言於椿，椿以白帝。隆之懼，逃還鄉里，歡召隆之詣晉陽，會騰帶仗入省，擅殺御史，懼罪亦逃。就歡領軍婁昭辭疾歸晉陽，帝以斛斯椿兼領軍，改置都督及河南關西諸刺史，華山王鸞在徐州，歡使大都督邸珍奪其管鑰，建州刺史韓賢、濟州刺史蔡雋皆歡黨也。帝省建州以去賢，使御史舉雋罪，以汝陽王叔昭代之。歡上言雋勲重不可解奪，汝陽懿德當受大藩，臣弟永寶猥任定州，宜避賢路，帝不聽。五月丙子，魏主增置勲府庶子廂別六百人，又增騎官廂別二百人，魏主欲伐晉陽。辛卯，下詔戒嚴，云欲自將伐梁，發河南諸州兵大閱於洛陽。南臨洛水，北際邙山，帝戎服與斛斯椿臨觀之。六月丁巳，魏主密詔丞相歡稱宇文黑獺賀拔勝頗有異志，故假稱南



通鑑紀事本末 卷之二十四 十一  
伐潛爲之備。王亦宜共爲形援。讀訖，燔之。歡表以爲  
荆雍將有逆謀。臣今潛勒兵馬三萬，自河東渡。又遣  
恒州刺史庫狄干等將兵四萬，自來遼津渡。領軍將  
軍婁昭等將兵五萬以討荊州。冀州刺史尉景等將  
山東兵七萬，突騎五萬，以討江左。皆勒所部伏聽處  
分。帝知歡覺其變，乃出歡表，命羣臣議之。欲止歡軍，  
歡亦集并州僚佐共議，還以表聞。仍云臣爲嬖佞所  
間，陛下一旦賜疑。臣若敢負陛下，使身受天殃。子孫  
殄絕，陛下若垂信赤心，使干戈不動，佞臣一二人願  
斟量廢出。丁卯，帝使大都督源子恭守陽湖汝。陽王  
暹守石濟。又以儀同三司亞顯智爲濟州刺史。帥豫  
州刺史斛斯元壽東趣濟州。元壽椿之弟也。蔡雋不  
受代。帝愈怒。辛未，帝復錄洛中文武議意以答歡。且  
使舍人溫子昇爲敕，賜歡曰：朕不勞尺刃，坐爲天子，  
所謂生我者父母，貴我者高王。今若無事背王，規相  
攻討，則使身及子孫，還如王誓。近慮宇文爲亂，賀拔  
應之。故戒嚴欲與王俱爲聲援。今觀其所爲，更無異  
迹。東南不賓，爲日已久。今天下戶口減半，未宜窮兵

蔡雋不受代  
元主敕責歡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十四  
極武朕既闇昧不知佞人爲誰頃高乾之死豈獨朕  
意王忽對昂言兄枉死人之耳目何易可輕如聞庫  
狄于語王云本欲取懦弱者爲主無事立此長君使  
其不可駕御今但作十五日行自可廢之更立餘者  
如此議論自是王間勳人豈出佞人之口去歲封隆  
之叛今年孫騰逃去不罪不送誰不恠王王若事君  
盡誠何不斬送二首王雖啟云西去而四道俱進或  
欲南度洛陽或欲東臨江左言之者猶應自恠聞之  
者寧能不疑王若晏然居北在此雖有百萬之衆終  
無圖彼之心王若舉旗南指縱無匹馬隻輪猶欲奮  
空拳而爭死朕本寡德王已立之百姓無知或謂實  
可若爲他人所圖則彰朕之惡假令還爲王殺幽辱  
虜粉了無遺恨本望君臣一體若合符契不圖今日  
分疎至此中軍將軍王思政言於魏主曰高歡之心  
昭然可知洛陽非用武之地宇文泰乃心王室今往  
就之還復舊京何慮不克帝深然之遣散騎侍郎河  
東柳慶見泰於高平其論時事泰請奉迎輿駕慶復  
命帝復私謂慶曰朕欲向荊州何如慶曰關中形勝



丁思政柳慶  
宇文顯和勅  
魏主就泰

裴俠言泰不  
可恃

宇文泰才略可依。荆州地非要害。南迫梁寇。臣愚未見其可。帝又問閣內都督宇文顯和。顯和亦勸帝西幸。時帝廣徵州郡兵。東郡太守河東裴俠帥所部詣洛陽。王思政問曰。今權臣擅命。王室日卑。奈何。俠曰。宇文泰為三軍所推。居百二之地。所謂已操戈矛。寧肯授人以柄。雖欲投之。恐無異避湯入火也。思政曰。然則如何。而可。俠曰。圖歡有立至之憂。西巡有將來之慮。且至關右。徐思其宜耳。思政然之。乃遣俠於帝。授左中郎將。初丞相歡以為洛陽久經喪亂。欲遷都於鄴。帝曰。高祖定鼎河洛。為萬世之基。王既功存社稷。宜遵太和舊事。歡乃止。至是復謀遷都。遣三千騎鎮建興。益河東及濟州兵。擁諸州和糴粟。悉運入鄴。城帝又敕歡曰。王若厭伏人情。杜絕物議。唯有歸河東之兵。罷建興之戍。送相州之粟。追濟州之軍。使蔡為受代。鄧珍出徐。止戈散馬。各事家業。脫須糧廩。別遣轉輸。則讒人結舌。疑悔不生。王高枕太原。朕垂拱京洛矣。王若馬首南向。問鼎輕重。朕雖不武。為社稷宗廟之計。欲止不能。決在於王。非朕能定。為山止簣。



魏主下制書  
數歡咎惡

虞翻料歡三

相爲惜之。歡上表極言宇文泰斛斯椿罪惡。帝以廣寧太守廣寧任祥兼尚書左僕射加開府儀同三司。祥棄官走渡河。據郡待歡。帝乃敕文武官北來者任其去留。遂下制書數歡咎惡。召賀拔勝赴行在所。勝以問太保掾范陽盧柔。柔曰：高歡悖逆。公席卷赴都。與決勝負。死生以之。上策也。北阻魯陽。南并舊楚。東連兗豫。西引關中。帶甲百萬。觀釁而動。中策也。舉三荆之地。庇身於梁。功名皆去。下策也。勝笑而不應。帝以宇文泰兼尚書僕射爲關西大行臺。許妻以馮翊長公主。謂泰帳內都督秦郡楊荐曰：卿歸語行臺。遣騎迎我。以荐爲直閣將軍。泰以前秦州刺史駱超爲大都督。將輕騎一千赴洛。又遣荐與長史宇文測出關候接。丞相歡召其弟定州刺史琛使守晉陽。命長史崔暹佐之。暹挺之族孫也。歡勒兵南出。告其衆曰：孤以爾朱擅命。建大義於海內。奉戴主上。誠貫幽明。橫爲斛斯椿讒構。以忠爲逆。今者南邁。誅椿而已。以高敖曹爲前鋒。宇文泰亦移檄州郡數歡罪惡。自將大軍發高平。前軍屯弘農。賀拔勝軍于汝水。秋七月

泰亦移檄州  
郡數歡罪惡



清話精騎葉  
歡楊寬阻之  
乃止

已丑魏主親勒兵十餘萬屯河橋以斛斯椿為前驅  
陳於邙山之北椿請帥精騎二千夜度河掩其勞弊  
帝始然之黃門侍郎楊寬說帝曰高歡以臣伐君何  
所不至今假兵於人恐生它變椿若度河萬一有功  
是滅一高歡生一高歡矣帝遂敕椿停行椿歎曰頃  
熒惑入南斗今上信左右間構不用吾計豈天道乎  
宇文泰聞之謂左右曰高歡數日行八九百里此兵  
家所忌當乘便擊之而主上以萬乘之重不能度河  
決戰方緣津據守且長河萬里扞禦為難若一處得  
渡大事去矣即以大都督趙貴為別道行臺自蒲坂  
濟趣并州遣大都督李賢將精騎一千赴洛陽帝使  
斛斯椿與行臺長孫稚大都督潁川王斌之鎮虎牢  
行臺長孫子彥鎮陝賈顯智斛斯元壽鎮滑臺斌之  
鑿之弟子彥稚之子也歡使相州刺史竇泰趣滑臺  
建州刺史韓賢趣石濟竇泰與顯智遇於長壽津顯  
智陰約降於歡引軍退軍司元玄覺之馳還請益師  
帝遣大都督侯幾紹赴之戰於滑臺東顯智以軍降  
紹戰死北中郎將田怙為歡內應歡潛軍至野王帝

顯智降歡  
以幾紹戰死



元斌之棄椿  
遂給魏主以  
高歡兵至主  
逃西奔長安

婁昭等請魏  
王東還

知之斯怙歡至河北十餘里再遣使口申誠款帝不  
報丙午歡引軍渡河魏主問計於羣臣或欲奔梁或  
云南依賀拔勝或云西取關中或云守洛口死戰計  
未決元斌之與斛斯椿爭權弃椿還給帝云高歡兵  
已至丁未帝遣使召椿還遂帥南陽王寶炬清河王  
亶廣陽王湛以五千騎宿於灑西南陽王別舍沙門  
惠臻負璽持千牛刀以從衆知帝將西出其夜亡者  
過半亶湛亦逃歸湛深之子也武衛將軍雲中獨孤  
信單騎追帝帝歎曰將軍辭父母捐妻子而來世亂  
識忠臣豈虛言也戊申帝西奔長安李賢遇帝于嶺  
中巳酉歡入洛陽舍於永寧寺遣領軍婁昭等追帝  
請帝東還長孫子彥不能守陝棄城走高敖曹帥勁  
騎追帝至陝西不及帝鞭馬長驚糧漿乏絕三二日  
間從官唯飲澗水至湖城有王思村民以麥飯壺漿  
獻帝帝悅復一村十年至稠桑潼關大都督毛鴻賓  
迎獻酒食從官始解饑渴八月甲寅丞相歡集百官  
謂曰○爲○臣○奉○主○匡○救○危○亂○若○處○不○諫○爭○出○不○陪○從○緩○  
則○耽○寵○爭○榮○急○則○委○之○逃○竄○臣○節○安○在○衆○莫○能○對○兼

通鑑紀事

卷之二十四

十八



殺幸雄叱  
延慶崔孝  
劉厥楊機  
士弼

使趙貴梁  
迎魏主

尚書左僕射辛雄曰主上與近習圖事雄等不得預  
聞及乘輿西幸若即追隨恐跡同佞黨留待大王又  
以不從蒙責雄等進退無所逃罪歡曰卿等備位大  
臣當以身報國。羣佞用事卿等嘗有一言諫爭乎使  
國家之事一朝至此罪欲何歸乃收雄及開府儀同  
三司叱列延慶兼吏部崔孝芬都官尚書劉厥兼度  
支尚書天水楊機散騎常侍元士弼皆殺之孝芬子  
司徒從事中郎猷聞行入關魏主使以本官奏門下  
事歡推司徒清河王亶為大司馬承制決事居尚書  
省宇文泰使趙貴梁禦帥甲騎二千奉迎帝循河西  
行謂禦曰此水東流而朕西上若得復見洛陽親謁  
陵廟卿等功也帝及左右皆流涕泰備儀衛迎帝謁  
見於東陽驛免冠流涕曰臣不能式遏寇虐使乘輿  
播遷臣之罪也帝曰公之忠節著於遐邇朕以不德  
負乘致寇今日相見深用厚顏方以社稷委公公其  
勉之將士皆呼萬歲遂入長安以雍州廨舍為宮大  
赦以泰為大將軍雍州刺史兼尚書令軍國之政咸  
取決焉別置二尚書分掌機事以行臺尚書毛遐周



惠達爲之。時軍國草創，二人積糧儲，治器械，簡士馬。魏朝賴之。秦尚馮翊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先是熒惑入南斗，入南斗去而復還，留止六旬，上以諺云：熒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乃跣而下殿，以禳之。及聞魏主已奔，慙曰：虜亦應天象耶！辛酉，魏丞相歡自追迎魏主。戊辰，清河王亶下制大赦，歡至弘農。九月乙巳，使行臺僕射元子思帥侍官迎帝。己酉，攻潼關，克之，擒毛鴻賓，進屯華陰。長城、龍門都督薛崇禮以城降，歡賀，拔勝使長史元穎行荊州事，守南陽，自帥所部西赴關中。至浙陽，聞歡已屯華陰，欲還行臺。左丞崔謙曰：今帝室顛覆，主上蒙塵，公宜倍道兼行，朝於行在。然後與宇文行臺同心戮力，唱舉大義，天下孰不望風響應。今捨此而退，恐人人解體，一失事機，後悔何及。勝不能用，遂還。歡退屯河東，使行臺尚書長史薛瑜守潼關，大都督庫狄溫守封陵，築城於蒲津西岸。以薛紹宗爲華州刺史，使守之。以高敖曹行豫州事，歡自發晉陽，至是凡四十啟，魏主皆不報。歡乃東還，遣行臺侯景等引兵向荊州，荊州民鄧誕等執元穎以應。



趙剛以義請  
馮景昭帥眾  
赴關中

景賀拔勝至，景逆擊之，勝兵敗，帥數百騎來奔。魏主之在洛陽也，密遣閭內都督河南趙剛召東荊州刺史馮景昭帥兵入援，兵未及發，魏主西入關。景昭集府中文武議所從，司馬馮道和請據州待北方處分。剛曰：公宜勒兵赴行在所，久之更無言者。剛抽刀投地曰：公若欲爲忠臣，請斬道和。如欲從賊，可速見殺。景昭感悟，卽帥眾赴關中。侯景引兵逼穰城，東荊州民楊祖歡等起兵應之，以其眾邀景昭於路。景昭戰敗，剛沒蠻中。冬十月，丞相歡至洛陽，又遣僧道榮奉表於孝武帝曰：陛下若遠賜一制，許還京洛，臣當帥勒文武，式清宮禁。若返正無日，則七廟不可無主，萬國須有所歸。臣寧負陛下，不負社稷。帝亦不答。歡乃集百官耆老議所立。時清河王亶出入已稱警蹕，歡醜之，乃託以孝昌以來，昭穆失序，永安以孝文爲伯考，永熙遷孝明於夾室，業喪祚短，職此之由，遂立清河世子善見爲帝。謂亶曰：欲立王，不如立王之子，亶不自安，輕騎南走，歡追還之。丙寅，孝靜帝卽位於城東北。時年十一，大赦，改元天平。魏宇文泰進軍

以棄清河王  
立其子善  
爲帝



薛端擊却東魏兵復取楊

攻潼關，斬薛瑜，虜其兵七千人，還長安。進位大丞相。東魏行臺薛脩義等度河，據楊氏壁。魏司空參軍河東薛端糾帥村民，擊却東魏兵，復取楊氏。丞相泰遣南汾州刺史蘇景恕鎮之。丁卯，以信武將軍元慶和為鎮北將軍，帥眾伐東魏。庚午，東魏以趙郡王湛為大司馬，咸陽王坦為太尉，開府儀同三司。高盛為司徒，高敖曹為司空。坦，樹之弟也。丞相歡以洛陽西逼西魏，南近梁境，乃議遷鄴。書下三日，即行。丙子，東魏主發洛陽四十萬戶，狼狽就道，收百官馬。尚書丞郎已上非陪從者，盡令乘驢，歡留後部分事畢，還晉陽，改司州為洛州，以尚書令元弼為洛州刺史，鎮洛陽，以行臺尚書司馬子如為尚書左僕射，與右僕射高隆之、侍中高岳、孫騰留鄴，共知朝政。詔以遷民貲產未立，出粟一百三十萬石以賑之。十一月，兗州刺史樊子鵠據瑕丘以拒東魏。南青州刺史大野拔帥眾就之。庚寅，東魏主至鄴，居北城相州之廨，改相州刺史為司州牧，魏郡太守為魏尹。是時六坊之眾從孝武帝西行者不及萬人，餘皆北徙，並給常廩春



秦鳩孝武立  
南陽王寶炬

獨孤信楊忠  
奔梁

渾道元

隆李同  
武為孝武

秋賜帛以供衣服。乃於官調之外隨豐稔之處折絹  
糴粟以供國用。十二月魏丞相泰遣儀同李虎李  
弼趙貴擊曹泥於靈州。魏孝武帝復與丞相泰有  
隙帝飲酒遇醜而殂。泰奉太宰南陽王寶炬而立之。  
東魏高敖曹侯景兵至荊州。魏荊州刺史獨孤信  
兵少不敵。與都督楊忠皆來奔。

大同元年春正月戊申朔魏文帝即位於城西。大赦。  
改元大統。魏渭州刺史可朱渾道元先附侯莫陳  
悅悅死丞相泰攻之不能克。與盟而罷。道元世居懷  
朔與東魏丞相歡善。又母兄皆在鄴。由是嘗與歡通。  
泰欲擊之。道元帥所部三千戶西北度烏蘭津抵靈  
州。靈州刺史曹泥資送至雲州。歡聞之遣資糧迎。侯  
拜車騎大將軍。道元至晉陽。歡始聞孝武帝之喪。啟  
請舉哀制服。東魏主使羣臣議之。太學博士潘崇和  
以為君遇臣不以禮。則無制服。是以湯之民不哭桀。  
周武之臣不服紂。國子博士衛旣隆李同軌議以為  
高后於承熙離絕未彰。宜為之服。東魏從之。李虎  
等攻靈州。凡四旬。曹泥請降。己酉魏進丞相略陽



公泰為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大行臺封安定王  
 泰固辭王爵及錄尚書乃封安定公以尚書令斛斯  
 椿為太保廣平王贊為司徒 己巳東魏以丞相歡  
 為相國假黃鉞殊禮固辭 東魏大行臺尚書司馬  
 子如帥大都督竇泰太州刺史韓軌等攻潼關魏丞  
 相泰軍于霸上子如與軌回軍從蒲津宵濟攻華州  
 刺史王罷合戰破之子如等遂引去 夏四月元慶  
 和攻東魏城父丞相歡遣高敖曹帥三萬人趣項竇  
 泰帥三萬人趣城父侯景帥三萬人趣彭城以任祥  
 為東南道行臺僕射節度諸軍 秋七月魏下詔數  
 高歡二十罪且曰朕將親總六軍與丞相掃除凶醜  
 歡亦移檄於魏謂宇文黑獺斛斯椿為逆徒且言今  
 分命諸將領兵百萬刻期西討 二年春正月甲子  
 東魏丞相歡自將萬騎襲魏夏州身不火食四日而  
 至縛稍為梯夜入其城擒刺史斛斯椿俄彌突因而  
 用之留都督張瓊將兵鎮守遷其部五千戶以歸  
 魏靈州刺史曹泥復叛歸東魏 七月魏降將賀拔  
 勝等北還壺口十二月丁丑東



魏丞相歡督諸軍伐魏遣司徒高敖曹趣上洛大都督竇泰趣潼關

三年春正月東魏丞相歡軍蒲坂造三浮橋欲渡河魏丞相泰軍廣陽謂諸將曰賊倚吾三面作浮橋以示必渡此欲綴吾軍使竇泰得西入耳歡自起兵以來竇泰嘗為前鋒其下多銳卒屢勝而驕今襲之必克克泰則歡不戰自走矣諸將皆曰賊在近捨而襲遠脫有蹉跌悔何及也不如分兵禦之丞相泰曰歡再攻潼關吾軍不出灞上今大舉而來謂吾亦當自

文泰欲先  
竇泰族子  
同之遂

守有輕我之心乘此襲之何患不克賊雖作浮橋未能徑度不過五日吾取竇泰必矣行臺左丞蘇綽中兵參軍代人達奚武亦以為然庚戌丞相泰還長安諸將意猶異同丞相泰隱其計以問族子直事郎中深深曰竇泰歡之驍將今大軍攻蒲坂則歡拒守而泰救之吾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不如選輕銳潛出小關竇泰躁急必來決戰歡持重未即救我急擊泰必可擒也擒泰則歡勢自沮回師擊之可以決勝丞相泰喜曰此吾心也乃聲言欲保隴右辛亥謁魏主而



潛軍東出，癸丑旦，至小關，竇泰猝聞軍至，自風陵度，丞相泰出馬牧澤，擊竇泰，大破之。士衆皆盡，竇泰自殺，傳首長安。丞相歡以河冰薄，不得赴救，撤浮橋而退。儀同代人薛孤延爲殿，一日之中，斫十五刀，折乃得免。丞相泰亦引軍還。高敖曹自商山轉鬪而進，所向無前，遂攻上洛。郡人泉岳及弟猛略與順陽人杜窰等謀翻城應之。洛州刺史泉企知之，殺岳及猛略。杜窰走歸敖曹，敖曹以爲鄉導而攻之。敖曹被流矢通中者三，殞絕良久，復上馬，免曹巡城，企固守旬餘。

東魏高敖曹  
方戰全軍

二子元禮、仲遵力戰拒之。仲遵傷目，不堪復戰，城遂陷。企見敖曹曰：「吾力屈，非心服也。」敖曹以杜窰爲洛州刺史，敖曹創甚，曰：「恨不見季式作刺史。」丞相歡聞之，卽以高季式爲濟州刺史。敖曹欲入藍田關，歡使人告曰：「竇泰軍沒，人心恐動，宜速還。路險賊盛，拔身可也。」敖曹不忍棄衆，力戰全軍而還。以泉企、泉元禮自隨。泉仲遵以傷重不行，企私戒二子曰：「吾餘生無幾，汝曹才器足以立功，勿以吾在東遂虧臣節。」元禮於路逃還。魏以元禮世襲洛州刺史。夏五月，魏以



賀拔勝為太師。秋七月，獨孤信北還，與楊忠皆至長安。魏宇文深勸丞相泰取恒農。八月丁丑，泰帥李弼等十二將伐東魏，以北雍州刺史于謹為前鋒，攻盤豆，拔之。戊子，至恒農。庚寅，拔之，擒東魏陝州刺史李徽伯，俘其戰士八千。時河北諸城多附東魏，左丞楊樹自言父猛嘗為邵郡白水令，知其豪傑，請往說之以取邵郡。泰許之。樹乃與土豪王覆憐等舉兵收邵郡，守程保及縣令四人斬之，表覆憐為郡守。遣謀說論東魏城堡旬月之間，歸附甚眾。閏九月，東

許以請勿渡  
景詩分  
景詩皆不

魏丞相歡將兵二十萬，自壺口趣蒲津，使高敖曹將兵三萬出河南，時關中饑，魏丞相泰所將將士不滿萬人，館穀於恒農五十餘日，聞歡將濟河，乃引兵入關。高敖曹遂圍恒農，歡右長史薛琚言於歡曰：「西賊連年饑饉，故冒死來入陝州，欲取倉粟。今敖曹已圍陝城，粟不得出，但置兵諸道，勿與野戰。比及麥秋，其民自應餓死，寶炬黑獺何憂不降。」願勿度河。侯景曰：「今茲舉兵，形勢極大，萬一不捷，猝難收斂，不如分為二軍，相繼而進。前軍若勝，後軍全力；前軍若敗，後軍



秦欲乘歡遠  
來即擊

承之歡不從自蒲津濟河丞相秦遣使戒華州刺史  
王罷罷語使者曰老罷當道臥貉子那得過歡至馮  
豎城下謂罷曰何不早降罷大呼曰此城是王罷冢  
死生在此欲死者來歡知不可攻乃涉洛軍於許原  
西秦至渭南徵諸州兵皆未會欲進擊歡諸將以衆  
寡不敵請待歡更西以觀其勢秦曰歡若至長安則  
人情大擾今及其遠來新至可擊也即造浮橋於渭  
令軍士齎三日糧輕騎度渭輜重自渭南夾渭而西  
冬十月壬辰秦至沙苑距東魏軍六十里諸將皆

宇文深言高  
歡忿兵可擒

懼宇文深獨賀秦問其故對曰歡鎮撫河北甚得衆  
心以此自守未易可圖今懸師度河非衆所欲獨歡  
恥失寶秦復諫而來所謂忿兵可一戰擒也事理昭  
然何為不賀願假深一節發王罷之兵邀其走路使  
無遺類秦遣須昌縣公達奚武覘歡軍武從三騎皆  
效歡將士衣服日暮去營數百步下馬潛聽得其軍  
號因上馬歷營若警夜者有不如法往往撻之具知  
敵之情狀而還歡聞秦至癸巳引兵會之候騎告歡  
兵且至秦召諸將謀之開府儀同三司李弼曰彼衆



我寡不可平地置陳。此東十里有渭曲，可先據以待之。秦從之，背水東西爲陳。李弼爲右拒，趙貴爲左拒。命將士皆偃戈於葦中，約聞鼓聲而起。晡時，東魏兵至渭曲，都督太安斛律羌舉曰：「黑獺舉國而來，欲一死決，譬如獬狗，或能噬人。且渭曲葦深土濘，無所用。力不如緩與相持，密分精銳，徑掩長安，巢穴旣傾，則黑獺不戰成擒矣。」歡曰：「縱火焚之，何如？」侯景曰：「當生擒黑獺，以示百姓。若衆中燒死，誰復信之？」彭樂盛氣請鬪，曰：「我衆賊寡，百人擒一，何憂不克？」歡從之。東魏兵望見魏兵少，爭進擊之，無復行列。兵將交，丞相秦鳴鼓，士皆奮起。于謹等六軍與之合戰。李弼等帥鐵騎橫擊之，東魏兵中絕爲二，遂大破之。李弼弟擢身小而勇，每躍馬陷陳，隱身鞍甲之中，敵見皆曰：「避此小兒。」秦歎曰：「膽決如此，何必八尺之軀？」征虜將軍武川耿令貴殺傷多，甲裳盡赤。秦曰：「觀其甲裳，足知令貴之勇，何必數級？」彭樂乘醉深入魏陳，魏人刺之腸，出內之，復戰。丞相歡欲收兵更戰，使張華原以簿歷營點兵，莫有應者。還白歡曰：「衆盡去，營皆空矣。」歡猶



高歡大敗李  
穆請速追秦  
不聽

侯景請乘秦  
和勝請騎取  
歡請其妃

不魏韓賢為  
一賊砍

珍敬謂邀  
蒲坂斬獲

未肯去。阜城侯斛律金曰：衆心離散，不可復用。宜急  
向河東。歡據鞍未動，金以鞭拂馬，乃馳去。夜度河，船  
去岸遠，歡跨橐駝就船，乃得度。喪甲士八萬人，棄鎧  
仗十有八萬。丞相秦追歡至河上，選留甲士二萬餘  
人。餘悉縱歸。都督李穆曰：高歡破膽矣。速追之，可獲  
秦。不聽。還軍渭南。所徵之兵甫至，乃於戰所人種柳  
一株，以旌武功。侯景言於歡曰：黑獺新勝而驕，必不  
為備。願得精騎二萬，徑往取之。歡以告婁妃。妃曰：設  
如其言，景豈有還理？得黑獺而失景，何利之有？歡乃

止。魏加丞相泰柱國大將軍李弼等十二將皆進爵  
增邑有差。高敖曹聞歡敗，釋恒農，退保洛陽。已酉，魏  
行臺官景壽等向洛陽。東魏洛州大都督韓賢擊走  
之。州民韓木蘭作亂，賢擊破之。一賊匿尸間，賢自按  
檢收鎧仗，賊歛起，斫之，斷脛而卒。魏復遣行臺馮翌  
王季海與獨孤信將步騎二萬趣洛陽。洛州刺史李  
顯趣三荆，賀拔勝李弼圍蒲坂。東魏丞相歡之西伐  
也，蒲坂民敬珍謂其從祖兄祥曰：高歡迫逐乘輿，天  
下忠義之士皆欲傳刃於其腹。今又稱兵西上，吾欲



薛善勸崇禮  
歸欵不決遂  
斬關納魏師

與兄起兵斷其歸路此千載一時也祥從之糾合鄉  
里數日有衆萬餘會歡自沙苑敗歸祥珍帥衆邀之  
斬獲甚衆賀拔勝李弼至河東祥珍帥猗氏等六縣  
十餘萬戶歸之丞相泰以珍爲平陽太守祥爲行臺  
郎中東魏秦州刺史薛崇禮守蒲坂別駕薛善崇禮  
之族弟也言於崇禮曰高歡有逐君之罪善與兄忝  
衣冠緒餘世荷國恩今天軍已臨而猶爲高氏固守  
一旦城陷函首送長安署爲逆賊死有餘愧及今歸  
欵猶爲愈也崇禮猶不決善與族人斬關納魏師  
崇禮出走追獲之丞相泰進軍蒲坂略定汾絳凡薛  
氏預開城之謀者皆賜五等爵善曰背逆歸順臣子  
常節豈容闔門大小俱叨封邑與其弟慎固辭不受  
東魏行晉州事封祖業棄城走儀同三司薛修義追  
至洪洞說祖業還守祖業不從修義還據晉州安集  
固守魏儀同三司長孫子彥引兵至城下修義開門  
伏甲以待之子彥不測虛實遂退走丞相歡以修義  
爲晉州刺史獨孤信至新安高敖曹引兵北度河信  
逼洛陽洛州刺史廣陽王湛棄城歸鄴信遂據金墉



裴寬出見獨孤信

城孝武帝之西遷也散騎常侍河東裴寬謂諸弟曰天子既西吾不可以東附高氏帥家屬逃於大石嶺獨孤信入洛乃出見之時洛陽荒廢人士流散唯河東柳蚪在陽城裴諷之在潁川信俱徵之以蚪為行臺郎中諷之為開府屬東魏潁川長史賀若統執刺史田迄舉城降魏魏都督梁廻入據其城前通直散騎侍郎鄭偉起兵陳留攻東魏梁州執其刺史鹿承吉前大司馬從事中郎崔彥穆攻滎陽執其太守蘇淑與廣州刺史劉志皆降於魏偉先護之子也丞相秦檜為北徐州刺史彥穆為滎陽太守十一月東魏魏臺任祥帥督將堯雄趙育是云寶攻潁川丞相秦使大都督宇文貴樂陵公遼西怡峰將步騎二千救之軍至陽翟雄等軍已去潁川三十里祥帥眾四萬繼其後諸將咸以為彼眾我寡不可爭鋒貴曰雄等謂吾兵少必不敢進彼與任祥合兵攻潁川城必危矣若賀若統陷沒吾輩坐此何為今進據潁川有城可守又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遂疾趨據潁川背城為陳以待雄等至合戰大破之雄走趙育請降俘其

大破



士卒萬餘人悉縱遣之任祥聞雄敗不敢進貴與怡  
峰乘勝逼之祥退保宛陵貴追及擊之祥軍大敗是  
云寶殺其陽州刺史那椿以州降魏魏以貴爲開府  
儀同三司是云寶趙育爲車騎大將軍都督杜陵韋  
孝寬攻東魏豫州拔之執其行臺馮邕孝寬名叔裕  
以字行丙子東魏以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万俟  
普爲太尉十二月魏行臺楊白駒與東魏陽州刺  
史段粲戰於蓼塢魏師敗績魏荊州刺史郭鸞攻  
東魏東荊州刺史清都慕容儼儼晝夜拒戰二百餘  
日乘間出擊鸞大破之時河南諸州多失守唯東荆  
獲全河間邢磨納范陽盧仲禮仲禮從弟仲裕等皆  
起兵海隅以應魏東魏濟州刺史高季式有部曲千  
餘人馬八百匹鎧仗皆備濮陽民杜靈椿等爲盜聚  
衆近萬人攻城剽野季式遣騎三百一戰擒之又擊  
陽平賊路文徒等悉平之於是遠近肅清或謂季式  
曰濮陽陽平乃畿內之郡不奉詔命又不侵境何急  
而使私軍遠戰萬一失利豈不獲罪乎季式曰君何  
言之不忠也我與國家同安其危豈有見賊而不討

東魏高季式  
濮陽陽平  
誦賊



乎且賊知臺軍猝不能來又不疑外州有兵擊之乘其無備破之必矣。以此獲罪吾亦無恨。

四年春二月東魏大都督善無賀拔仁攻魏南汾州刺史韋子粲降之丞相泰滅子粲之族東魏大行臺

侯景等治兵於虎牢將復河南諸州魏梁廻韋孝寬

趙繼宗皆棄城西歸侯景攻廣州數旬未拔聞魏救

兵將至集諸將議之行洛州事盧勇請進觀形勢乃

帥百騎至大隗山遇魏師日已暮勇多置幡旗於樹

顛夜分騎爲十隊鳴角直前擒魏儀同三司程華斬

儀同三司王征蠻而還廣州守將駱超遂以城降東

魏丞相歡以勇行廣州事勇辯之從弟也於是南汾

潁豫廣四州復入東魏三月辛酉東魏丞相歡以

沙苑之敗請解大丞相詔許之頃之復故秋七月

東魏侯景高敖曹等圍魏獨孤信于金墉太師歡帥

大軍繼之景悉燒洛陽內外官寺民居存者什二三

魏主將如洛陽拜園陵會信等告急遂與丞相泰俱

東命尚書左僕射周惠達輔太子欽守長安開府儀

同三司李弼車騎大將軍達奚武帥千騎爲前驅八

秦族滅韋子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十四  
月庚寅丞相秦至穀城侯景等欲整陳以待其至儀

同三司太安莫多婁貸文請帥所部擊其前鋒景等

固止之貸文勇而專不受命與可朱渾道元以千騎

前進夜遇李弼達奚武於孝水弼命軍士鼓譟曳柴

揚塵貸文走弼追斬之道元單騎獲免悉俘其衆送

恒農秦進軍灑東侯景等夜解圍去辛卯秦帥輕騎

追景至河上景爲陳北據河橋南據邙山與秦合戰

秦馬中流矢驚逸遂失所之秦墜地東魏兵追及之

左右皆散都督李穆下馬以策扶秦背罵曰籠東軍

士爾曹主何在而獨留此追者不疑其貴人拾之而

過穆以馬授秦與之俱逸魏兵復振擊東魏兵大破

之東魏兵北走京兆忠武公高敖曹意輕秦建旗蓋

以陵陳魏人盡銳攻之一軍皆沒敖曹單騎走投河

陽南城守將北豫州刺史高永樂歡之從祖兄子也

與敖曹有怨閉門不受敖曹仰呼求繩不得拔刀穿

闔未徹而追兵至敖曹伏橋下追者見其從奴持金

帶問敖曹所在奴指示之敖曹知不免奮頭曰來與

汝開國公追者斬其首去高歡聞之如喪肝膽杖高

李弼斬東魏  
莫多婁貸文

追候  
穆救免

敖曹



魏殺東魏宋  
顯等

魏人畏東魏  
万俟洛

魏王思政蔡  
祐皆善戰

承樂二百，贈敖曹太師大司馬太尉，秦賞殺敖曹者，  
 布絹萬段，歲歲稍與之。比及周亡，猶未能足。魏又殺  
 東魏西兗州刺史宋顯等虜甲士萬五千人，赴河死  
 者以萬數。初，歡以万俟普尊老，特禮之，嘗親扶上馬。  
 其子洛免冠稽首曰：願出死力以報深恩。及邗山之  
 戰，諸軍北度橋，洛獨勒兵不動。謂魏人曰：万俟受洛  
 干在此，能來可來也。魏人畏之而去，歡名其所營地，  
 為回洛。是日東西魏置陳既大，首尾懸遠。從旦至未，  
 戰數十合，氛霧四塞，莫能相知。魏獨孤信李遠居右，  
 趙貴怡峰居左，戰並不利。又未知魏主及丞相秦所  
 在，皆棄其卒先歸。開府儀同三司李虎、念賢等為後  
 軍，見信等退，即與俱去。秦由是燒營而歸，留儀同三  
 司長孫子彥守金墉。王思政下馬舉長稍，左右橫擊，  
 一舉輒踣數人。陷陳既深，從者盡死。思政被重創，悶  
 絕。會日暮，敵亦收兵。思政每戰，常着破衣弊甲，敵不  
 知其將帥，故得免。帳下督雷五安於戰處哭求思政，  
 會其已蘇，割衣裹創，扶思政上馬。夜久始得還營。平  
 東將軍蔡祐下馬步鬪，左右勸乘馬以備倉猝，祐怒



曰丞相愛我如子。今日豈惜生乎。帥左右十餘人。合聲大呼。擊東魏兵。殺傷甚衆。東魏人圍之十餘重。祐彎弓持滿。四面拒之。東魏人募厚甲長刀者。直進取之。去祐可三十步。左右勸射之。祐曰。吾曹之命。在此一矢。豈可虛發。將至十步。祐乃射之。應弦而倒。東魏兵稍却。祐徐引還。魏主至恒農。守將已棄城走。所虜降卒在恒農者。相與閉門拒守。丞相泰攻拔之。誅其魁首數百人。蔡祐追及泰於恒農。夜見泰。泰曰。承先爾來。吾無憂矣。泰驚不得寢。枕祐股。然後安。祐每從泰戰。常爲士卒先。戰還。諸將皆爭功。祐終無所言。泰每歎曰。承先口不言勲。我當代其論。叙泰留王思政。鎮恒農。除侍中。東道行臺。魏之東伐也。關中留守兵少。前後所虜東魏士卒。散在民間。聞魏兵敗。謀作亂。李虎等至長安。計無所出。與太尉王盟。僕射周惠達等奉太子欽。出屯渭北。百姓互相剽掠。關中大擾。於是沙苑所虜東魏都督趙青雀。雍州民于伏德等。遂反。青雀據長安子城。伏德保咸陽。與咸陽太守慕容思慶各收降卒。以拒還兵。長安大城民相帥。以拒青



東 王罷固守河

陸通勸泰先  
改趙青雀于  
伏德等遂克

崔日與之戰。大都督侯莫陳順擊賊，屢破之。賊不敢出。順崇之兄也。扶風公王罷鎮河東，大開城門，悉召軍士，謂曰：「今聞大軍失利，青雀作亂，諸人莫有固志。王罷受委於此，以死報恩。有能同心者，可共固守。必恐城陷，任自出城，眾感其言，皆無異志。」魏主留闕鄉丞相泰，以士馬疲弊，不可速進。且謂青雀等烏合，不能為患。曰：「我至長安，以輕騎臨之，必當面縛。」通直散騎常侍吳郡陸通諫曰：「賊逆謀久定，必無遷善之心。蜂蠆有毒，安可輕也。且賊詐言東寇將至，今若以輕騎臨之，百姓謂為信然，益當驚擾。今軍雖疲弊，精銳尚多，以明公之威，總大軍以臨之，何憂不克？」泰從之，引兵西入。父老見泰至，莫不悲喜。士女相賀。華州刺史宇文導引兵襲咸陽，斬思慶，擒伏德。南度渭，與泰會攻青雀，破之。太保梁景睿以疾留長安，與青雀通謀，泰殺之。東魏太師歡自晉陽將七千騎至孟津，未濟，聞魏師已遁，遂濟河。遣別將追魏師，至峭，不及而還。歡攻金墉，長孫子彥棄城走。焚城中室屋，俱盡。歡毀金墉而還。東魏之遷鄴也，主客郎中裴讓之留洛



不議之不為  
歌屈

陽獨孤信之敗也。讓之弟諫之。隨丞相泰入關。爲大  
行臺倉曹郎中。歡囚讓之。兄弟五人。讓之曰。昔諸葛  
亮兄弟事吳蜀。各盡其心。況讓之老母在此。不忠不  
孝。必不爲也。明公推誠待物。物亦歸心。若用猜忌。去  
霸業遠矣。歡皆釋之。九月。魏主入長安。丞相泰還屯  
華州。冬十月。魏歸高敖曹寶泰。莫多婁貸文之首  
于東魏。十二月。魏是云寶襲洛陽。東魏洛州刺史  
王元軌棄城走。都督趙剛襲廣州。拔之。於是自襄廣  
以西城鎮復爲魏。初。魏伊川土豪李長壽爲防蠻  
都督。積功至北華州刺史。孝武帝西遷。長壽帥其徒  
拒東魏。魏以長壽爲廣州刺史。侯景攻拔其壁。殺之。  
其子延孫復收集父兵。以拒東魏。魏之貴臣廣陵王  
欣錄尚書長孫稚等皆攜家往依之。延孫資遣衛送。  
使達關中。東魏高歡患之。數遣兵攻延孫。不能克。魏  
以延孫爲京南行臺節度河南諸軍事廣州刺史。延  
孫以澄清伊洛爲已任。魏以延孫兵少。更以長壽之  
壻京兆韋法保爲東洛州刺史。配兵數百以助之。法  
保名祐。以字行。旣至。與延孫連兵置柵於伏流。獨孤



今定孫為楊  
即前所殺韋  
孝寬以計擒  
牛道恒毆球  
崎灑遂清

信之入洛陽也。欲繕修宮室，使外兵郎中天水權景  
宣帥徒兵三千出採運。會東魏兵至，河南皆叛。景宣  
間道西走，與李延孫相會，攻孔城，拔之。洛陽以南，尋  
亦西附。丞相泰即留景宣守張白塢，節度東南諸軍。  
應關西者，是歲延孫為其長史楊伯蘭所殺。韋法保  
即引兵據延孫之柩。東魏將段琛等據宜陽，遣陽州  
刺史牛道恒誘魏邊民。魏南兗州刺史韋孝寬患之，  
乃詐為道恒與孝寬書，論歸欵之意，使說人遺之於  
琛。琛果疑道恒，孝寬乘其猜阻，出兵襲之，擒道恒  
及琛。崎灑遂清，東道行臺王思政以玉壁險要，請築  
城，自恒農徙鎮之。詔加都督汾晉并州諸軍事，并州  
刺史行臺如故。

六年春二月，東魏大行臺侯景出三鵠，將復荊州。魏  
丞相泰遣李弼、獨孤信各將五千騎出武關。景乃還。  
夏五月己酉，魏行臺宮延和、陝州刺史宮延慶降  
于東魏。東魏以河北馬場為義州以處之。  
八年春三月，魏初置六軍。秋八月，東魏丞相歡擊  
魏人自汾絳，連營四十里。丞相泰使王思政守玉壁。



以斷其道。歡以書招思政曰：若降當受以并州。思政復書曰：可。朱渾道元降，何以不得？冬十月己亥，歡圍玉壁。九日，遇大雪，士卒饑凍多死者，遂解圍去。魏遣太子欽鎮蒲坂，丞相泰出軍蒲坂，至皂莢，聞歡退度汾，追之不及。十一月，東魏以可朱渾道元為并州刺史。

高仲密降魏  
歡欲殺崔暹  
高澄匿暹陳  
高澄請以

九年春二月壬申，東魏御史中尉高仲密以虎牢叛降魏。魏以仲密為侍中、司徒。歡以仲密之叛，由崔暹將殺之。高澄匿暹，為之固請。歡曰：我刳其命，須與苦手。澄乃出暹，而謂大行臺都官郎陳元康曰：卿使崔暹得杖，勿復相見。元康為之言於歡曰：大上方以天下付大將軍，大將軍有一崔暹，不能免其杖，父子尚爾。況於它人，歡乃釋之。高季式在永安戍，仲密遣信報之。季式走告歡，歡待之如舊。魏丞相泰帥諸軍以應仲密，以太子少傅李遠為前驅，至洛陽，遣開府儀同三司于謹攻柏谷，拔之。三月壬申，圍河橋南城。東魏丞相歡將兵十萬至河北，泰退軍灑上，縱火船於上流，以燒河橋。斛律金使行臺郎中張亮以小艇百



大破魏師  
秦追秦泰  
賜以金乃免

餘載長鎖。伺火船將至。以釘釘之。引鎖向岸。橋遂獲。全歡度河。據邗山爲陳。不進者數日。秦留輜重於漚。曲夜登邗山。以襲歡。候騎白歡曰。賊距此四十餘里。蓐食乾飯而來。歡曰。自當渴死。乃正陳以待之。戊申。黎明。秦軍與歡軍遇。東魏彭樂以數千騎爲右甄。衝魏軍之北垂。所向奔潰。遂馳入魏營。人告彭樂叛。歡甚怒。俄而西北塵起。樂使來告捷。虜魏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臨洮王東蜀郡王榮宗江夏王昇鉅鹿王闡譙郡王亮詹事趙善及督將僚佐四十八人。諸將乘勝擊魏。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歡使彭樂追秦泰。泰窘謂樂曰。汝非彭樂邪。癡男子。今日無我。明日豈有汝邪。何不急還營。收汝金寶。樂從其言。獲秦金帶一囊以歸。言於歡曰。黑獺漏刃破膽矣。歡雖喜其勝。而怒其失秦。令伏諸地。親捽其頭。連頓之。并數以沙苑之敗。舉刃將下者三。噤齟良久。樂曰。乞五千騎。復爲王取之。歡曰。汝縱之何意。而言復取邪。命取絹三千匹。壓樂背。因以賜之。明日復戰。秦爲中軍。中山公趙貴爲左軍。領軍若干惠等爲右軍。中軍右軍合



擊東魏大破之。悉俘其步卒。歡失馬，赫連陽順下馬以授歡。歡上馬走。從者步騎七人，追兵至，親信都督尉興慶曰：「王速去，興慶腰有百箭，定殺百人。」歡曰：「事濟，以爾為懷州刺史。若死，用爾子。」興慶曰：「兒少，願用。」兄歡許之。興慶拒戰，矢盡而死。東魏軍士有逃奔魏者，告以歡所在。泰募勇敢三千人，皆執短兵，配大都督賀拔勝以攻之。勝識歡於行間，執槊與十三騎逐之。馳數里，槊刃垂及。因字之曰賀六渾。賀拔破胡必殺汝。歡氣殆絕。河州刺史劉洪徽從傍射勝，中其二騎。武衛將軍段韶射勝馬，斃之。比副馬至，歡已逸去。勝歎曰：「今日不執弓矢，天也。」魏南郢州刺史耿令貴大呼獨入敵中，鋒刃亂下，人皆謂已死。俄奮刃而還。如是數四。當令貴前者死傷相繼，乃謂左右曰：「吾豈樂殺人壯士除賊，不得不爾。若不能殺賊，又不為賊所傷，何異逐坐人也。」左軍趙貴等五將戰不利，東魏兵復振。泰與戰，又不利。會日暮，魏兵遂遁。東魏兵追之，獨孤信于謹收散卒自後擊之。追兵驚擾，魏諸軍由是得全。若干惠夜引去，東魏兵追之。惠徐下馬，顧

泰令賀拔勝  
是歡歡幾死  
劉洪徽段韶



封子繪陳元  
康詰歡乘勝  
追泰不從

命厨人營食。食畢，謂左右曰：「長安死，此中死，有以異乎？」乃建旗鳴角，收散卒徐還。追騎疑有伏兵，不敢逼。泰遂入關，屯渭上。歡進至陝，泰使開府儀同三司達奚武等拒之，行臺郎中封子繪言於歡曰：「混壹東西，正在今日。昔魏太祖平漢中，不乘勝取巴蜀，失在遲疑。後悔無及，願大王不以為疑。」歡深然之。集諸將議進止，咸以為野無青草，人馬疲瘦，不可遠追。陳元康曰：「兩雄交爭，歲月已久，今幸而大捷，天授我也。時不可失，當乘勝追之。」歡曰：「若遇伏兵，孤何以濟？」元康曰：「王前沙苑失利，彼尚無伏。今奔敗若此，何能遠謀？若捨而不追，必成後患。」歡不從。使劉豐生將數千騎追泰，遂東歸。泰召王思政於玉壁，將使鎮虎牢。未至而泰敗，乃使守恒農。思政入城，令開門，解衣而臥，慰勉將士，示不足畏。後數日，劉豐生至城下，憚之，不敢進。引軍還，思政乃修城郭，起樓櫓，營農田，積芻粟。由是恒農始有守禦之備。丞相泰求自貶，魏主不許。是役也，魏諸將皆無功，唯耿令貴與太子武衛率王胡仁、都督王文達力戰功多，泰欲以雍岐北雍三州授之。

王思政善守  
恒農



以州有優劣使探籌收之仍賜胡仁名勇令貴名豪  
交達名傑用彰其功於是廣募關隴豪右以增軍旅  
高仲密之將叛也陰遣人扇動冀州豪傑使爲內應  
東魏遣高隆之馳驛慰撫由是得安高澄密書與隆  
之曰仲密枝黨與之俱西者宜悉收其家屬以懲將  
來隆之以爲恩旨旣行理無追改若復收治示民不  
信脫致驚擾所虧不細乃啟丞相歡而罷之夏四  
月丞相泰使諜潛入虎牢令守將魏光固守侯景獲  
之改其書云宜速去縱諜入城光宵遁景獲高仲密  
妻子送鄴北豫洛二州復入于東魏五月壬辰東魏  
以克復虎牢降死罪已下囚惟不赦高仲密家丞相  
歡以高乾有義勲高昂死王事季式先自告皆爲之  
請免乙未以侯景爲司空

中大同元年秋八月魏徙并州刺史王思政爲荊州  
刺史使之舉諸將可代鎮玉壁者思政舉晉州刺史  
韋孝寬丞相泰從之東魏丞相歡悉奉山東之衆將  
伐魏癸巳自鄴會兵於晉陽九月至玉壁圍之以挑  
西師西師不出冬十月東魏丞相歡攻玉壁晝夜



平孝寬守王  
壘歡力攻不  
克遂發疾

通鑑紀事 卷之三十四  
四三  
不息。魏韋孝寬隨機拒之。城中無水，汲於汾，歡使移  
汾一夕而畢，歡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城。上先  
有二樓，孝寬縛木接之，令常高於土山以禦之。歡使  
告之曰：「雖爾縛樓至天，我當穿地取爾。」乃鑿地爲千  
道，又用術士李業興、孤虛法，聚攻其北。北天險也，孝  
寬掘長塹，邀其地道。選戰士屯塹上，每穿至塹，戰士  
輒擒殺之。又於塹外積柴貯火，敵有在地道內者，塞  
柴投火，以皮排吹之。一鼓皆焦爛。敵以攻車撞城，車  
之所及，莫不摧毀，無能禦者。孝寬縫布爲幔，隨其所  
向，張之。布旣懸空，車不能壞。敵又縛松麻於竿，灌油  
加火，以燒布，并欲焚樓。孝寬作長鉤，利其刃，火竿將  
至，以鉤遙割之。松麻俱落，敵又於城四面穿地爲二  
十道，其中施梁柱，縱火燒之。柱折城崩，孝寬隨崩處  
豎木柵以扞之。敵不得入。城外盡攻擊之術，而城中  
守禦有餘。孝寬又奪據其土山，歡無如之何。乃使倉  
曹參軍祖珽說之曰：「君獨守孤城，而西方無救，恐終  
不能全，何不降也？」孝寬報曰：「我城池嚴固，兵食有餘，  
攻者自勞，守者常逸，豈有旬朔之間，已須救援。適憂



爾來有不返之危。孝寬關西男子，必不爲降將軍也。瑳復謂城中人曰：「韋城主受彼榮祿，或復可爾。」自外軍民何事相隨入湯火中？乃射募格於城中云：「能斬城主降者，拜太尉，封開國郡公，賞帛萬匹。」孝寬手題書背，返射城外。云能斬高歡者，準此。瑳瑩之子也。東魏苦攻凡五十日，士卒戰及病死者七萬人，共爲一冢。歡智力皆困，因而發疾。有星墜歡營中，士卒驚懼。十一月庚子，解圍去。先是歡別使侯景將兵趣齊子嶺，魏建州刺史楊擲鎮車箱，恐其寇邵郡，帥騎禦之。景聞擲至，斫木斷路六十餘里，猶驚而不安，遂還河陽。庚戌，歡使段韶從太原公洋鎮鄴。辛亥，徵世子澄會晉陽。魏以韋孝寬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建忠公。時人以王思政爲知人。十二月己卯，歡以無功，表解都督中外諸軍。東魏主許之，歡之自玉壁歸也。軍中訛言：「韋孝寬以定功弩射殺丞相。」魏人聞之，因下令曰：「勁弩一發，凶身自殞。」歡聞之，勉至見諸貴，使斛律金作敕，勒歌歡自和之，哀感流涕。大清元年春正月丙午，東魏勃海獻武王歡卒。



王思政守頰川東魏高岳攻之不克

東魏劉豐生建策堰水以

灌頰川與慕容紹宗俱死

二年夏四月甲戌東魏遣太尉高岳行臺慕容紹宗大都督劉豐生等將步騎十萬攻魏王思政於頰川思政命臥鼓偃旗若無人者岳恃其衆四面陵城思政選驍勇開門出戰岳兵敗走岳更築土山晝夜攻之思政隨方拒守奪其土山置樓堞以助防守

三年夏四月東魏高岳等攻頰川不克魏大將軍澄益兵助之道路相繼踰年猶不下山鹿忠武公劉豐生建策堰洧水以灌之城多崩頰岳悉衆分休迭進王思政身當矢石與士卒同勞苦城中泉涌懸釜而

炊太師泰遣大將軍趙貴督東南諸州兵救之自長社以北皆爲陂澤兵至穰不得前東魏人使善射者乘大艦臨城射之城垂陷燕郡景惠公慕容紹宗與劉豐生臨堰視之見東北塵起同入艦坐避之俄而暴風至遠近晦冥纜斷飄船徑向城城上人以長鉤牽船弓弩亂發紹宗赴水溺死豐生游上向土山城上人射殺之五月東魏高岳旣失慕容紹宗等志氣沮喪不敢復逼長社城陳元康言於大將軍澄曰王自輔政以來未有殊功雖破侯景本非外賊今頰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三十四  
四一八  
川垂陷，願王自以為功，澄從之。戊寅，自將步騎十萬攻長社，親臨作堰，堰三決，澄怒，推負土者及囊并塞之。六月，長社城中無鹽，人病攣腫，死者什八九。大風從西北起，吹水入城，城壞。東魏大將軍澄令城中曰：「有能生致王大將軍者，封侯。若大將軍身有損傷，親近左右皆斬。」王思政帥眾據土山，告之曰：「吾方屈計窮，唯當以死謝國。因仰天大哭，西向再拜，欲自刎。都督駱訓曰：「公常語訓等：汝齋我頭出降，非但得富貴，亦完一城人。今高相既有此令，公獨不哀士卒之死乎？眾共執之，不得引決。澄遣通直散騎趙彥公上土山，遺以白羽扇，執手申意，牽之以下。澄不令拜，延而禮之。思政初入潁川，將士八千人，及城陷，纔三千人，卒無叛者。澄悉散配其將卒於遠方，改潁川為鄭州。禮遇思政甚重。西閭祭酒盧潛曰：「思政不能死節，何足可重。澄謂左右曰：「我有盧潛，乃是更得一王思政。潛，度世之曾孫也。初，思政屯襄陽，欲以長社為行臺治所，遣使者魏仲啟陳於太師秦，并致書於浙州刺史崔猷。猷復書曰：「襄城控帶京洛，寔當今之要地。」



王思政不依  
在猷策決欲  
以長社爲行  
臺治所遂破  
破降於高澄

如有動靜。易相應。接潁川。旣隣寇境。又無山川之固。  
賊若潛來。徑至城下。莫若頓兵襄城。爲行臺之所。潁  
川。置州遣良將鎮守。則表裏膠固。人心易安。縱有不  
虞。豈能爲患。仲見泰具以啟聞。泰令依猷策。思政固  
請。且約賊水攻。期年陸攻。三年之內。朝廷不煩赴救。  
泰乃許之。及長社不守。泰深悔之。猷。孝芬之子也。侯  
景之南叛也。丞相泰恐東魏復取景所部地。使諸將  
分守諸城。及潁川陷。泰以諸城道路阻絕。皆令拔軍  
還。

張溥曰。高歡入洛陽。幽魏主恭於崇訓寺。斛斯  
椿欲乘其初。至圖之。賀拔勝言。害功不祥。乃止。  
後竟逐君分國。魏祚倏亡。智哉斛斯。雖反覆善  
變。其先事之明。衆不及也。然歡初剪爾朱。以義  
起事。平陽王脩。又其所立。求新君於田舍之中。  
清金闕於犬豕之會。勲勞無上。權勢莫比。卽拔  
扈自雄。亦政繇甯氏。祭則寡人。爾遽取而代。非  
意所至。椿見其戮喬寧。張子期。懼。利於已。乃  
謀間之。蘇張縱橫。大兵欵起。佞人之口。伊可畏。



也。歡勢當震主。釁生衆讒。入朝自明。恐蹈天柱。爲斯計者。上書歸誠。遣子質侍。猶可以解。胡爲蓄疑抗表。納叛拒命。封隆之。孫騰。主所憎也。匿而不反。華山王鷲。汝陽王叔昭。上所任也。矯而不納。遂至詔書頻下。嫌郤日形。魏主外稱南伐。潛備晉陽。高歡表禦荆雍。志窺神鼎。情旣乖違。辭尤悖激。卽施之朋友兄弟。尚慮有變。況君臣交忌。讒人罔極乎。賀拔岳侯莫陳悅。皆歡信用。使擁強兵。爲國爪牙。何所不可。歡忽遣翟嵩離間。令相屠戮。彼固謂岳死。則歡無敵。歡無敵。則魏必折而入於高氏。孰知宇文才智更度。越賀拔哉。秦統岳衆。勢必敵歡。欲敵歡。非挾天子不可。爾朱榮討靈太后。歡討爾朱氏。皆是術也。事成之後。歡反以此名授秦。可謂愚矣。秦一舉殺悅。其鋒甚盛。若欲臨歡。強大等爾。未能旦夕下也。魏主畏歡愈迫。則恃秦愈深。歡軍方渡河。主卽出走。秦長用兵。知已知彼。卽意自衡量。豈謂力足勝歡哉。但得兵至。主奔。則歡有逐君之名。



秦有挾君之實。可以得志于天下矣。東西鬪爭。勝敗軼見。猶晉楚之戰。各以國力。於周室強弱。何與焉。漢亡無董卓。則無曹操。魏亡無高歡。則無宇文泰。天子奔走就臣。而失國家。強臣坐制天子。而成霸業。古今興廢。誠一轍哉。

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三十五

宋 建安袁 樞編次

明 太倉張 溥論正

高氏篡東魏 北齊

梁武帝大清元年 東魏靜帝美容儀。膂力過人。能拔石獅子。踰宮牆。射無不中。好文學。從容沈雅。時人以爲有孝文風。烈大將軍澄深忌之。始獻武王自病。逐君之醜。事靜帝禮甚恭。事無大小。必以聞。可否聽旨。每侍宴。俯伏上壽。帝設法會。乘輦行香。歡執香爐。





高澄令崔季舒毆魏主

步從鞠躬屏氣承望顏色。故其下奉帝莫敢不恭。及澄當國，倨慢頓甚，使中書黃門郎崔季舒察帝動靜。小大皆令季舒知之。澄與季舒書曰：癡人比復何似？癡勢小差未，宜用心檢校。帝嘗獵于鄴東，馳逐如飛，監衛都督烏那羅受工伐從後呼曰：天子勿走馬大將軍。與澄嘗侍飲酒，舉大觴屬帝曰：臣澄勸陛下酒，帝不勝忿曰：自古無不亡之國，朕亦何用此生為？澄怒曰：朕朕狗脚朕，使崔季舒毆帝三拳，奮衣而出。明日澄使季舒入勞帝，帝亦謝焉，賜季舒絹百匹。帝不堪憂辱，詠謝靈運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動君子。常侍侍講潁川荀濟，知帝意，乃與祠部郎中元瑾、長秋卿劉思逸、華山王大器、淮南王宣洪、濟北王徽等謀誅澄。大器驚之子也。帝謬為救問濟曰：欲以何日開講？乃詐於宮中作土山，開地道向北城，至千秋門，門者覺地下響，以告澄。澄勒兵入宮，見帝不拜而坐曰：陛下何意反？臣父子功存社稷，何負陛下邪？此必左右妃嬪輩所為，欲殺胡夫人及李嬪。帝正色曰：自古唯聞臣反君，不聞君反臣。

荀濟與元瑾  
劉思逸元大  
器宣洪徽等  
謀誅澄反被



王自欲反。何乃責我。我殺王則社稷安。不殺則滅亡。無日。我身且不暇惜。況於妃嬪。必欲弑逆。緩速在王。澄乃下牀叩頭大啼謝罪。於是酣飲夜久。乃出。居三日。幽帝於含章堂。壬辰烹濟等於市。初濟少居江東。博學能文。與上有布衣之舊。知上有大志。然負氣不服。常謂人曰。會於看鼻上磨墨。檄之上。甚不平。及卽位。或薦之於上。上曰。人雖有才。亂俗好反。不可用也。濟上書諫。上崇信佛法。爲塔寺奢費。上大怒。欲集朝衆斬之。朱异密告之。濟逃奔東魏。澄爲中書監。欲用濟爲侍讀。獻武王曰。我愛濟。欲全之。故不用濟。濟入宮。必敗。澄固請。乃許之。及敗。侍中楊遵彥謂之曰。衰暮何苦復爾。濟曰。壯氣在耳。因下辨曰。自傷年紀。摧頽功名不立。故欲挾天子誅權臣。澄欲宥其死。親問之曰。荀公何意反。濟曰。奉詔誅高澄。何謂反。有司以濟老病。鹿車載詣東市。并焚之。澄疑詒議。溫子昇知瑾等謀。方使之作獻武王碑。旣成。餓於晉陽獄。食弊襦而死。棄尸路隅。沒其家口。太尉長史宋遊道收葬之。澄謂遊道曰。吾近書與京師諸貴論及朝士。以卿

宋有遺收葬  
溫子昇



僻於朋黨將爲一病今乃知卿真是重故舊尚節義  
之人天下人代卿怖者是不知吾心也九月辛丑澄  
還晉陽

二年夏四月甲辰東魏進大將軍勃海王澄位相國  
封齊王加殊禮丁未澄入朝于鄴固辭不許澄召將  
佐密議之皆勸澄宜膺朝命獨散騎常侍陳元康以  
爲未可澄由是嫌之崔暹乃薦陸元規爲大行臺郎  
以分元康之權秋七月東魏大將軍澄詣鄴辭爵

將佐勸澄膺  
常獨陳元康  
以爲未可

位殊禮且請立太子澄謂濟陰王暉業曰比讀何書  
暉業曰數尋伊霍之傳不讀曹馬之書八月辛卯

東魏立皇子長仁爲太子勃海文襄王高澄以其弟  
太原公洋次長意常忌之洋深自晦匿言不出口常  
自貶退與澄言無不順從澄輕之常曰此人亦得富  
貴相書亦何可解洋爲其夫人趙郡李氏營服玩小  
佳澄輒奪取之夫人或恚未與洋笑曰此物猶應可  
求兄須何容吝惜澄或愧不取洋卽受之亦無飾讓  
每退朝還第輒閉閣靜坐雖對妻子能竟日不言或  
時袒跣奔躍夫人問其故洋曰爲爾漫戲其實蓋欲



膳奴蘭欽殺  
澄陳元康王  
紘紘奚舍樂  
俱死

習勞也。澄獲衡州刺史蘭欽于京，以為膳奴。欽請贖之，不許。京屢自訴，澄杖之曰：「更訴，當殺汝。」京與其黨六人謀作亂，澄在鄴居北城東柏堂，嬖琅邪公主，欲其往來無間。侍衛者常遣出外。辛卯，澄與散騎常侍陳元康、吏部尚書侍中楊愔、黃門侍郎崔季舒、屏左右謀受魏禪，署擬百官。蘭京進食，澄却之，謂諸人曰：「昨夜夢此奴斫我，當急殺之。」京聞之，置刀盤下，冒言進食。澄怒曰：「我未索食，何為遽來？」京揮刀曰：「來殺汝。」澄自投傷足入于床下，賊去。床弑之，情狼狽，走出道。

一靴季舒匿於廁中，元康以身蔽澄，與賊爭刀，被傷。腸出，庫直王紘冒刃禦賊，紘奚舍樂鬪死。時變起倉猝，內外震駭。太原公洋在城東雙堂，聞之，神色不變，指麾部分入討羣賊，斬而鬻之。徐出言曰：「奴反，大將軍被傷，無大苦也。」內外莫不驚異。洋秘不發喪，陳元康手書辭母，口占使功曹參軍祖珽作書陳便宜。至夜而卒。洋殯之第中，詐云出使，虛除元康中書令。以王紘為領左右都督，紘基之子也。勲貴以重兵皆在并州，勸洋早如晉陽。洋從之，夜召大將軍督護太原

勲貴勸高洋  
入晉陽



唐邕使部分將士鎮遏四方邕支配須臾而畢洋由是重之癸巳洋諷東魏主以立太子大赦澄死問漸露東魏主竊謂左右曰大將軍今死似是天意威權當復歸帝室矣洋留太尉高岳太保高隆之開府儀同三司司馬子如侍中楊愔守鄴餘勳貴皆自隨甲午入謁東魏主於昭陽殿從甲士八千人登階者二百餘人皆攘袂扣刃若對嚴敵令主者傳奏曰臣有家事須詣晉陽再拜而出東魏主失色目送之曰此人又似不相容朕不知死在何日晉陽舊臣宿將素輕洋及至大會文武神彩英暢言辭敏洽衆皆大驚澄政令有不便者洋皆改之

簡文帝大寶元年春正月戊辰東魏進太原公高洋位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大行臺齊郡王三月庚申東魏進丞相洋爵爲齊王東魏齊王洋之爲開府也勃海高德政爲管記由是親昵言無不盡金紫光祿大夫丹陽徐之才北平太守廣宗宋景業皆善圖讖以爲太歲在午當有革命因德政以白洋勸之受禪洋以告婁太妃太妃曰汝父如龍兄如

才宋景  
德政勸



所律金固言  
又禪不可請  
叔宋景業

虎猶以天位不可妄據終身北面汝獨何人欲行舜  
禹之事乎洋以告之才之才曰正為不及父兄故宜  
早升尊位耳洋鑄像卜之而成乃使開府儀同三司  
段韶問肆州刺史斛律金金來見洋固言不可以宋  
景業首陳符命請殺之洋與諸貴議於太妃前太妃  
曰吾兒懦直必無此心高德政樂禍教之耳洋以人  
心不一使高德政如鄴察公卿之意未還洋擁兵而  
東至平都城召諸勳貴議之莫敢對長史杜弼曰關  
西國之勍敵若受魏禪恐彼挾天子自稱義兵而東

馬子如照  
受禪亦可

向將何以待之徐之才曰今與王爭天下者彼亦欲  
為王所為縱其屈彊不過隨我稱帝耳弼無以應高  
德政至鄴諷公卿莫有應者司馬子如逆洋於遼陽  
固言未可洋欲還倉丞李集曰王來為何事而今欲  
還洋偽使於東門殺之而別令賜絹十匹遂還晉陽  
自是居常不悅徐之才宋景業等日陳陰陽雜占云  
宜早受命高德政亦敦勸不已洋使術士李密卜之  
遇大橫曰漢文之卦也又使宋景業筮之遇乾之鼎  
曰乾君也鼎五月卦也宜以仲夏受禪或曰五月不



楊愔邢邵魏  
收等奉洋廢  
魏主

可入官犯之終於其位景業曰王為天子無復下期  
豈得不終於其位乎洋大悅乃發晉陽高德政錄在  
鄴諸事條進於洋洋令左右陳山提馳驛齋事條并  
密書與楊愔是月山提至鄴楊愔即召太常卿邢邵  
等議撰儀注秘書監魏收草九錫禪讓勸進諸文引  
魏宗室諸王入北宮留於東齋甲寅東魏進洋位相  
國總百揆備九錫洋行至前亭所乘馬忽倒意甚惡  
之至平都城不復肯進高德政徐之才苦請曰山提  
先去恐其漏泄即命司馬子如杜弼馳驛續入觀察

物情子如等至鄴衆人以事勢已決無敢異言洋至  
鄴召夫齋築具集城南高隆之請曰用此何為洋作  
色曰我自有事君何問為欲族滅邢隆之謝而退於  
是竹圓丘備法物丙辰司空潘樂侍中張亮黃門郎  
趙彥深等求入啟事東魏孝靜帝在昭陽殿見之亮  
曰五行遞運有始有終齊王聖德欽明萬方歸仰願  
陛下遠法堯舜帝歛容曰此事推挹已久謹當遜避  
又曰若爾須作制書中書郎崔劼裴讓之曰制已作  
訖使侍中楊愔進之東魏主既署曰居朕何所愔對



魏主此趙道  
德  
高隆之灑泣

曰北城別有館宇乃下御坐步就東廊詠范蔚宗後漢書贊曰獻生不辰身播國屯終我四百永作虞賓所司請發帝曰古人念遺響弊履朕欲與六宮別可乎高隆之曰今日天下猶陛下之天下況在六宮帝步入與妃嬪已下別舉宮皆哭趙國李嬪誦陳思王詩云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直長趙道德以故犢車一乘候於東閣帝登車道德超上抱之帝叱之曰朕自畏天順人何物奴敢逼人如此道德猶不下出雲龍門王公百僚拜辭高隆之灑泣遂入北城居司馬子如南宅遣太尉彭城王韶等奉璽綬禪位于齊戊午齊王卽皇帝位于南郊大赦改元天保自魏敬宗以來百官絕祿至是始復給之己未封東魏主爲中山王待以不臣之禮追尊齊獻武王爲獻武皇帝廟號太祖後改爲高祖文襄王爲文襄皇帝廟號世宗辛酉尊王太后婁氏爲皇太后乙丑降魏朝封爵有差其宣力霸朝及西南投化者不在降限夏六月齊主封宗室高岳等十人功臣庫狄干等七人皆爲王癸未封弟浚爲永安王淹爲平陽王浟爲彭城



王演爲常山王、渙爲上黨王、涪爲襄城王、湛爲長廣王、潛爲任城王、混爲高陽王、濟爲博陵王、凝爲新平王、潤爲馮翊王、洽爲漢陽王。

洋紘魏靜

三年齊主每出入常以中山王自隨、王妃太原公主恒爲之嘗飲食護視之、冬十一月齊主飲公主酒、使人鳩中山王殺之、并其三子、諡王曰魏孝靜皇帝、葬於鄴西漳北、其後齊主忽掘其陵、投梓宮於漳水、齊主初受禪、魏神主悉寄於七帝寺、至是亦取焚之、彭城公元韶以高氏婿、寵遇異於諸元、開府儀同三司

元暉業罵元韶并殺之并及元孝友

美陽公元暉業以位望隆重、又志氣不倫、尤爲齊主所忌、從齊主在晉陽、暉業於宮門外罵韶曰、爾不及一老嫗、負璽與人、何不擊碎之、我出此言、知卽死、爾亦詎得幾時、齊主聞而殺之、及臨淮公元孝友、皆鑿汾水冰沈其尸、孝友、或之弟也、齊主嘗剝元韶鬢、鬢加之粉黛、以自隨、曰、吾以彭城爲嬪、御言其懦弱如婦人也。

張溥曰、司馬懿圖篡曹魏、殺曹爽等而身死、子師昭繼之、弑戮橫行、亦未能帝也、炎嗣始代魏。



國號晉北齊高氏亦然。高歡破爾朱氏，逐魏孝武，援立靜帝，遷都於鄴。南和梁國，北懷蠕蠕，吐谷渾，阿至羅，咸效力用。規畧震遠，幾成天子。然星隕日食，敕勒悲歌，不免畏死。子澄機畧嚴明，有父風烈。嬰兒人主，倨慢不道。蘭京刀起食盤，身投牀下，閹弑餘祭，禍生所忽。洋外貌不足爲澄所輕，驅君犢車，奄有其位。彼青雀鸚鵡之謠，不徵於父兄，至洋而克踐，何爲也。司馬師兄弟，隨父征戰，數立大功。昭旣弑髦，猶能滅漢，其才武勝也。高澄當國，東魏多故，遂令侯景翻飛。高慎叛，拒卽潁川戰捷，一城之克，未足稱功。洋尤無名，妄覬九錫，此繇賊臣勸進，彼何能爲。師昭才皆似懿，而不帝。澄才不及歡，洋又不及澄。澄幾帝而死，洋不死而帝，懷奸人之心，享庸人之福。予未知所處也。孝武西遷，歡以爲病，終身恭事靜帝。二子崛強，不思幹蠱，以義斷之。於魏不忠，於歡不孝，是故荀濟之鹿車，王經之廷尉也。魏收九錫之文，成濟南闕之戈也。陳留出舍金



壙司馬孚流涕中山降居南宅高隆之灑泣與  
亡之際哀者一人而已不亦人臣道盡淪胥已  
極乎楊愔魏國世臣時稱賢者乃躬進禪詔迫  
魏主下御座而妻其后此又亂賊之首當與華  
歆同誅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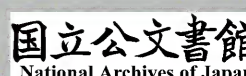
高澄  
宋 建安袁 樞編次  
明 太倉張 溥論正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三十六

宇文篡西魏 後周  
梁武帝中大通六年 魏孝武帝閨門無禮從妹不  
嫁者三人皆封公主平原公主明月南陽王寶炬之  
同產也從帝入關丞相泰使元氏諸王取明月殺之  
帝不悅或時彎弓或時椎桉由是復與泰有隙冬閏  
十二月癸巳帝飲酒遇酖而殂泰與羣臣議所立多

魏孝武帝閨門無禮

宇文泰殺明月魏主不悅遂弑之





元順勸奉  
長君乃立南  
陽王寶炬

舉廣平王贊贊孝武帝之兒子也侍中濮陽王順於  
別室垂涕謂泰曰高歡逼逐先帝立幼主以專權明  
公宜反其所為廣平冲幼不如立長君而奉之泰乃  
奉太宰南陽王寶炬而立之順素之曾孫也殞孝武  
帝於草堂佛寺諫議大夫宋球慟哭嘔血漿粒不入  
口者數日泰以其名儒不之罪也

大同八年魏丞相泰妻馮翊公主生子覺  
大清二年夏五月魏以丞相泰為太師

元帝承聖二年春二月魏太師泰去丞相大行臺為

都督中外諸軍事 冬十一月魏尚書元烈謀殺守

文泰事泄泰殺之

風林

三年 魏主自元烈之死有怨言密謀誅太師泰臨

淮王育廣平王贊垂涕切諫不聽泰諸子皆幼兄子

章武公導中山公護皆出鎮唯以諸壻為心膂大都

督清河公李基義城公李暉常山公于翼俱為武衛

將軍分掌禁兵基遠之子暉弼之子翼謹之子也由

是魏主謀泄泰廢魏主置之雍州立其弟齊王廓去

年號稱元年復姓拓跋氏九十九姓改為單者皆復

元烈謀殺守  
事泄死

魏主謀誅泰  
事泄發而



泰諷元育表  
請降諸王為  
公

其舊魏初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後多滅絕泰乃  
以諸將功高者為三十六國次者為九十九姓所將  
士卒亦改從其姓夏四月庚戌魏太師泰酖殺廢  
帝

敬帝紹泰元年魏宇文泰諷淮安王育上表請如  
古制降爵為公於是宗室諸王皆降為公

太平元年春正月丁丑魏初建六官以宇文泰為太  
師大冢宰夏四月魏太師泰尚孝武妹馮翌公主  
小略陽公覺姚夫人生寧都公毓毓於諸子最長娶

李遠定議立  
嫡

泰託諸子於  
護

大司馬獨孤信女泰將立嗣謂公卿曰孤欲立子以  
嫡恐大司馬有疑如何眾默然未有言者尚書左僕  
射李遠曰夫立子以嫡不以長略陽公為世子公何  
所疑若以信為嫌請先斬之遂拔刀而起泰亦起曰  
何至於是信又曰陳解遠乃止於是羣公並從遠議  
遠出外拜謝信曰臨大事不得不爾信亦謝遠曰今  
日賴公決此大議遂立覺為世子太師泰北巡秋  
八月泰北度河冬十月魏安定文公宇文泰還至  
牽屯山而病驛召中山公護護至涇州見泰泰謂護



于謹於眾中  
拜護卒公始  
報

曰吾諸子皆幼外寇方彊天下之事屬之於汝宜努力以成吾志癸亥卒於雲陽護還長安發喪泰能駕御英豪得其力用性好質素不尚虛飾明達政事崇儒好古凡所施設皆依倣三代而為之丙子世子覺嗣位為太師柱國大冢宰出鎮同州時年十五中山公護名位素卑雖為泰所屬而羣公各圖執政莫肯服從護問計於大司寇于謹謹曰謹早蒙先公非常之知恩深骨肉今日之事必以死爭之若對眾定策公必不得讓明日羣公會議謹曰昔帝室傾危非安

魏恭帝禪位  
於周

定公無復今日今公一旦違世嗣子雖幼中山公親其兄子兼受顧託軍國之事理須歸之辭色抗厲眾皆悚動護曰此乃家事護雖庸昧何敢有辭謹素與泰等夷護常拜之至是謹起而言曰公若統理軍國謹等皆有所依遂再拜羣公迫於謹亦再拜於是眾議始定護綱紀內外撫循文武人心遂安十二月魏封世子覺為周公魏宇文護以周公幼弱欲早使正位以定人心庚子以魏恭帝詔禪位于周使大宗伯趙貴持節奉冊濟北公廸致皇帝璽紱恭帝出



居大司馬府

周人弑魏主

陳高祖永定元年春正月辛丑周公即天王位柴燎告天朝百官于露門追尊王考文公為文王妣為文后大赦封魏恭帝為宋公以木德承魏水行夏之時服色尚黑以李弼為太師趙貴為太傅獨孤信為太保中山公護為大司馬二月周人殺魏恭帝秋八月晉公護廢周王為略陽公迎立岐州刺史寧都公毓後月餘護弑略陽公事見宇文護逆節二年秋九月甲申周封少帥元羅為韓國公以紹魏

後

三年秋八月周御正中大夫崔猷建議以為聖人沿革因時制宜今天子稱王不足以威天下請遵秦漢舊制稱皇帝建年號己亥周王始稱皇帝追尊文王曰文皇帝改元武成

張溥曰宇文泰之伐高歡也傳檄方鎮數其罪惡至比為器識庸下賤出與皂力同鷹犬猶之陳琳檄曹操指以贅閹遺醜獯狡鋒協同為海內所快然歡雄渤海秦豪武川咸有光氣之祥



大度之譽。才智匹敵。未可相輕。泰所以得勝。歡者亦以孝武西奔。勢同居鄭。泰迎馬首。功類河陽。挾君而重。歡何敢致難焉。及其既也。歡奉魏靜。沒齒臣節。泰終孝武。七月入洛陽。閏十二月。卽弑之。斯又何居。史言孝武閨門無禮。平原安德。蒺藜三公主。皆其從妹。亂而不嫁。平原入關。蒺藜自縊。泰諷元氏諸王殺平原主。孝武彎弓椎案。時常憾泰。遇鴆而殂。殯於草堂佛寺。夫孝武質倫。天惡其淫。播遷患難。不思省改。齊襄漢賀。何以主國。泰若懷宗廟之憂。行靈光之事。變不失義。臣道猶存。今私弑之。則其逆直。蕭鸞等耳。高歡日夜圖泰。聞孝武凶問。卽當爲君。編素檄書討罪。而憤兵求鬪。竟無執言。蓋歡逐孝武。則諱其爲君。旣諱孝武爲君。卽不敢名泰爲弑。舊君反服。東魏羣臣尚有異議。欲其舉義誅逆。安可得乎。濮陽王順說泰奉長君。反歡所爲。於是寶炬得立。是爲文帝。然觀其登望。嗟峨山。慨思脫屣。與孝武宴逍遙園。增懷華林。悲心有同。



豈非慮逼畏死。情見乎詞哉。既幸無恙保終。子  
欽嗣位。秦諸壻握兵。泄其怨謀。卽廢徙雍州。亦  
遇鳩殂。秦一人而殺二帝。又何以責歡無將。逐  
君不返也。秦弑孝武。歡無所問。高洋殺靜帝。秦  
亦逡巡而返。弑逆之臣。勢雖相敵。情則相隱。人  
君遽出而委命。漢獻風塵。晉安板蕩。事會必然。  
秦第三子覺。才畧蔑聞。恭帝迫於宇文護。拱手  
讓之。主強則奸雄覬覦。而不能。國弱則庸愚坐  
取而無忌。裴俠有言。去歡就秦。無異避湯趨火。  
今觀西魏之亡。距東魏僅六七年耳。國家苟幸  
無患。卽不幸而變。慎毋輕棄故土。以身託人哉。

